

# “其霞”合力 共筑绿水青山

史说法治

## 清代官场 送礼规则

□ 贾晋京

大清的官场是极富“人情味”的，身处其中的每位大人，都有多得应酬不过来的“师长”、朋友。对平头百姓而言，他乡逢故知，乃人生一大快事，然而，对清代的官大人们来说，每遇逢年过节或是“跑部进京”，走访一番师长朋友，恐怕是苦不堪言，郁闷不已的差使，虽然脸上一定要强颜欢笑，肚里却满腹苦水又无处倾泻。

**外地官员进京做什么？**

外官(地方官)的荣辱浮沉，都掌握在京官手里，因此，外官不得不跟京官搞好关系。外官在京城的交往圈，主要由三种关系构成：第一是“座师”，也就是在考秀才、举人、进士时录取自己的考官。乾隆之后科举考试的考官一律由翰林出身的京官出任，因此，对科甲出身的外官来说，恩师多年为官可能已经位居要津了，所以师生关系是官场提拔、推荐的指望。第二种关系是“同年”或同乡。同乡不需特别解释，“同年”是指那些考取秀才、举人、进士时名字跟自己写在同一张榜上的人，意思就是跟自己在同一年同一科获“举”的哥们。每科新录取的举人，都要一起暴撮一顿“鹿鸣宴”，而新登第的进士，则享受“琼林宴”，这可都是财政公款掏钱请客的，大家一起吃了这顿饭，就算是一辈子的哥们了。“同年”是官场上最“铁”的关系，科甲出身的官员，一般都有几百个“同年”。第三种关系，是外官所任职省份的京官，清代地方官不许在籍贯所在的本省任职，只许到外省为官，所以，那些从自己任职省份出来的京官也得打点好，他们通过官场上同乡、同

年关系对家乡的影响力不容忽视。

外官进京述职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，都要给交往圈送一遍礼，送礼的名目繁多，仅常规项目就有冰敬、炭敬、别敬、团拜等。

“冰敬”意思是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，“炭敬”意思是冬天烧炭的取暖费，“别敬”是离别京城时的“分手礼”，此外，逢春节、端午、中秋节等也同样需要对上级领导的各种敬。

**京官为何要收礼？**

显见的直接原因是官员的正式俸禄甚低。清代最高级别官员——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，俸禄为春秋两季发放，每季俸银180两。全年平均，相当于月薪30两，折合人民币6000—8000元的样子。递减至七品翰林院编修，每季只有45两。六部的主事只有20两。如此低的正俸应付日常生活开销都捉襟见肘，更遑论官场上的应酬了，不收礼如何生存？

**外官的银子从何而来？**

外官的法定收入，除正俸外另有养廉银。东部和中部地区省份的总督、巡抚这样的“省级领导干部”为每年一万至两万两，“西部地区”为两万数千两，1907新设的东三省总督、巡抚则有三万两。布政使(约相当于常务副省长)、按察使(约相当于省政法委书记)为一万两，知府三千两，县令一千二百两。

于是，清代的官场生态图景，就呈现出这样一副画面：朝廷只发给京官少得甚至无法为生的俸禄，于是京官不得不倚仗权势向外官索贿，外官担负为国收税之职，但收上来的钱却只有一小部分是上交国库的，大部分是用来给京官行贿的。

## 麦收的记忆

□ 韦良秀

芒种前后，田地里肥的麦穗逐渐饱满起来，宛若分娩前的孕妇，充实而丰盈。放眼望去，那连成一片的金黄给整个大地涂上了一层富庶与华贵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麦收就是一场战役。为了赶在天黑前把大田里的麦子收割下来并拉到农场里，全家人常常要起个大早。那时候，父亲和母亲拉着架子车，带着捆麦子的绳子，扛着杈子，我则紧跟在后面，手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加班饭几个馒头、一包咸菜、几个咸鸡蛋和一壶开水。

割麦，就像割草。把镰刀磨得飞快地，向麦子根部猛砍，麦子便轰然倒下。割麦子时通常三个人一垅，割得快的在前面打头，先割一把分成两股，把两头儿一拧，然后左手拢麦，右手挥镰，唰唰唰，一会儿就割出去老远。接着，第二个人开始跟着割，最后一个人负责捆麦子。老人和孩子们，则跟在后面忙着打捆、捡麦穗，争取做到颗粒归仓。

我不甘心做那些“零活”，也想学着大人那样割麦子。母亲一边示范，一边向我讲解动作要领：“右手拿好镰刀，左手反手腕抓住小麦，一刀一刀地割。”起初，我的双手和脚步配合不协调，显得有点手忙脚乱，不仅速度慢，麦子也撒了一大半。母亲站在旁边，表情显得很紧张，再三提醒，别让镰刀割到小腿。

割过的麦子要码放整齐，等到下午天气稍微凉

快一点，地面有潮气时，就要把麦子捆起来。捆麦子也是个技术活，须从成堆的麦子下面抽出一把有些软的麦子，平均地分成两组，把麦穗下面的部分用力地拧在一起，捆在散放的麦子中间，然后将其拦腰捆起来。捆麦子也是需要力气的，如果捆得太松了很容易散架。接下来，就要把成捆的麦子用架子车拉到打麦场里去了。装车也不容易，刚开始的两层比较好装，只要把麦捆挨紧了放就可以。到了第三层时，父亲便会用两头箍上铁尖的担担往麦捆中间一扎，挑起来往平板车上扔。母亲则站在平板车上，把扔上来的麦捆摆放整齐。麦子一层层码上去后，就要咬好茬口，咬不好茬口路上遇上个坑洼或斜坡很容易翻车。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一车麦子很快就装好了。许许多多拉麦的架子车和拖拉机从四面八方涌向麦场，尘土飞扬，人声鼎沸。打麦场里人们的叫嚷和欢笑，使麦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。

夜里，银色的月光铺满麦场，大人们在场上打麦子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则爬上高高的麦垛，伸出手指，极认真地数着天上的星星。那时候，空气中总会弥漫着一股香甜的味道，这是农人盼望已久的麦香，是实实在在沁人心脾的麦香。

麦黄的季节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岁月如流水般一天天滑过，可麦收的记忆在我心底永远也挥之不去。

等到下午天气稍微凉

□ 本报记者 周欣艳 刁军杰

井陘县冶里村的贾文其和贾海霞，是两位残疾农民。一个双臂截肢，一个双目失明，他们互为手眼，用一把利斧，一把铁杆，经过14年的艰辛付出，硬是把昔日的荒滩变成了一片绿洲。

6月8日一大早，记者来到这个小山村，和这两位种树名人一起度过了有意义的一天。

### 失去双臂的贾文其多才多艺

贾文其的家就住在冶里村北口，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。刚踏进小院的大门，还没等记者说明来意，贾文其就热情地从屋里走了出来，一边用头掀开门帘一边热情地说道：“快请进来吧！你们是哪个媒体的啊？”说着贾文其热情地把记者请进了屋里。看上去贾文其大约1米8左右，五十多岁，站在那里除了两臂空空外，是个硬朗、乐观的汉子。

贾文其领着记者参观了他整洁的小家，他说：这个家是去年7月份刚搬下来的，西面是两间窑洞，冬暖夏凉，北面是一间平房，待客用的。接着，贾文其和记者聊起了他3岁时因触电失去双臂后，生活上从不依靠亲人，自立自强的事情。他在讲述这些事情时，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，脸上一直带着笑容。

贾文其字写得很好，尤其是毛笔字写的更好。当然，他是用脚写的，这也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事情。他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用脚打开抽屉，拿出一大堆照片向记者展示起他当年在残疾人艺术团的工作经历。“当年我跟着艺术团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，应该比你们去的地方还要多呢。”提起当年在艺术团演出的事情，贾文其一脸的自豪。他说除了写字，还学会了主持、唱歌等，不过，拿过奖项的是象棋和游泳。当记者惊讶地问：没有双臂你怎么游泳？贾文其笑了：“不信一会儿就到河里去游。”

中午，记者和贾文其在村里小吃店吃了午饭后，贾文其坚持要到河里去游泳，向记者展示他的游泳技术。贾文其到家中换了衣服后，和记者一块来到河边，还没等记者准备好就“扑通”一声跳进了河里，自由地游了起来。不一会儿工夫，贾文其就用脚捞起四五只河蚌扔上了岸边。从河里出来，贾文其笑着说：“怎么样，我没吹牛吧！”

贾文其从小就锻炼的能用双脚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、写字……而且性格非常开朗，不管是回忆当年，还是讲到现在，都能将事情分析得头头是道。

### 贾海霞双目失明 贾文其帮她走出“黑暗”

中午2时左右，在贾文其的带领下，沿着村里崎岖的小路，记者来到第二个主人公贾海霞的家。一进家门，得知贾海霞正在午休，为了不打扰其休息，记者在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。贾海霞醒来后，得知记者在门口等候时，责怪老伴没有早点叫醒他。

贾海霞虽然眼睛看不见了，但



老哥俩一前一后向河滩走去。



哥俩在河滩上稍作休息。

他每天都会准时收听新闻，针对当下的一些热点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他向记者说道：“我原来的小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，由于从小左眼就有疾病视力不好，但右眼看的很清楚，什么农活都能干。就在2000年10月份的时候，在附近的采石场打工时，右眼也被炸坏了。当时，一家老小都要靠我挣钱糊口，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了，感觉像天塌了一样。”

那时候，贾海霞和贾文其还住邻居，贾文其怕他想不开，天天过去开导他。“你看我，没有手，不也活了几十年。咱命怙人不能怙啊！”贾文其一句话点醒了消沉的贾海霞。当时想到自己还有幼小的孩子，为了这个家，更应该坚强地活下去。在贾文其的鼓励下，贾海霞慢慢地从失落和沮丧中走了出来。

贾海霞说，贾文其在村里林业队当过护林员，懂怎么种树，便提议去河滩种树，想靠种树来致富。在征得村委会的支持下，俩人一拍即合，相互扶持，互为手眼的艰难植树故事拉开了帷幕。

### 老哥俩携手植树14年 荒滩变绿洲

2001年刚开春，贾海霞和贾文其就承包了村里50多亩河滩地，决定在这里植树造林。贾海霞说：当初，我俩穷的“叮当响”花钱买树苗根本就不可能。为了解决树苗问题，贾文其想到了从大树上砍树枝来扦插的办法。

后来，贾文其带着贾海霞每天都会天不亮就出发，到几里地外，邻村的树上砍柳树枝，树苗的问题解决了。之后，开始清理河滩上的石块，平整部分地块。就这样通过半年的辛苦付出，终于把800棵树枝当作树苗全部栽到河滩上了。贾海霞笑着说：“那时候干活累了就会坐在河滩上想10年以后植树给带来的好处，如果一棵树卖100元800棵树就是8万元，每算一次，我俩都能乐上好几天。”

“种上这800棵树后，我俩每天过去除草、浇水、驱赶羊群……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呵护，就成活了两棵。我眼睛看不见，就听到贾文其嚷嚷，哎呀这棵树苗死了，那棵也死了，还有这棵……当时，我不信，就一棵一棵摸着往前走，干枯了一棵、一棵、十棵、百棵……也因此成了村里人的笑柄。”贾海霞回忆着。

但倔强的贾文其不怕别人嘲笑，他还不住地给贾海霞打气：“总没有全军覆没吧！不是成活了两棵吗。只要有活的，就证明还是能种。”在贾文其的鼓励下，贾海霞又开始有了信心，哥俩这一干就是十几年！

有了一次的失败经验后，老哥俩改变了植树方法。自己挖沟渠将河水引到河滩上，有水“喝”了，树苗的成活率就大大提高了。再扦插下的树枝，很快就冒出了新芽。

“文其看到以后跟我说，‘哎呀，海霞这棵树活了，那棵也活了。’又过了几年，我们已

经可以从自己种的树上砍树枝来扦插了，再也不用去砍别人家的树枝了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贾海霞脸上仍难掩激动。

14年的艰苦付出，哥俩种活了十棵、百棵、千棵大树……50多亩荒滩在老哥俩手中褪去了原先的荒芜景象，变成了一片绿洲。

也正因为这片绿，感动了无数人，引来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，众多国内以及国际媒体都先后报道哥俩的事迹。同时，哥俩还被评选上了“2014年度感动河北十大人物”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也纷纷向老哥俩提供各种形式的帮扶。

### 其霞合力 演绎手足情深

这老哥俩和树有太深的感情，每天一早一晚都要去河滩转一圈，修剪一下冒出的枝丫。傍晚左右，记者跟随着哥俩前往河滩。贾文其背起篓子，里面放上镰刀、锤子等工具，贾海霞则扛起铁锹拽着他的衣袖，跟在后面。哥俩说说笑笑，过田埂，跨沟渠，过独木桥……配合的一切是那么自然合拍。

到河边，贾文其先把工具送过河去，再回来背贾海霞过河。到了河滩上，贾文其围着几棵树转了转，指着一棵大树说：今儿就修这棵吧。贾海霞接过镰刀，借助贾文其的肩膀，熟练地爬到树上。“往左一点，再往上一一点，好了，砍吧。”在贾文其的指导下，贾海霞能熟练精准地砍下多余的树枝。

太阳快要落山了，老哥俩在回去的路上深情地向记者说道：“当时种树就是为了贴补家用，没想到同时植树绿化了环境、净化空气。今后还要多种树，给大自然增添绿色，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关爱。”

当记者问他俩有什么愿望时，贾海霞抢着说：“两个愿望。一是希望贾文其家里通上自来水。因为他现在的家是去年新搬过来的，生活用水一直没接上，每天都去帮着挑水。二是希望他有机会能成个家。贾文其比我苦，比我不容易多了。我俩每天一起干活，我回到家后，有热水，有热饭。而他呢？每次回到家后都是一个人，不但要做饭，还要收拾卫生。我想通过媒体给他介绍一位老伴，来陪他度过后半生。”

在回家的小路上，哥俩的身影也被即将下山的太阳拉的很长很长，更像是一排排的树木相连，一直蔓延向远方……



贾海霞借助贾文其的肩膀爬上大树。



贾文其背着贾海霞通过过河。



贾文其展示游泳技术。